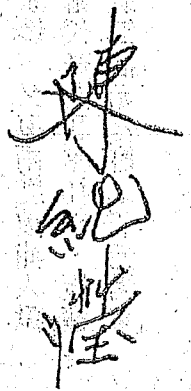


記高蘭(二)

——三十年代作家記之一



六、抗戰前期的作品

這個期間，高蘭先後完成了「是時候了！」
「起來吧！」「給姑娘們」「我們的祭禮」「放
下你那枝筆」「弔天照應」「展開牠們的朗誦詩
歌」「縫衣曲」「我們的天堂」等篇。武漢一帶
的讀者，一看見副刊上有高蘭的朗誦詩，無不爭
先的閱讀。高蘭的朗誦詩在抗戰前一年不啻戰場
上的千軍萬馬那麼有力，那麼影響着人心。請看
「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這一首：

新時代點起來新的烽火，
這烽火照耀着祖國的山河！
來吧！詩人們！
展開我們朗誦的詩歌，
全民的抗戰裏有你也有我。
×××
一分一刻，
我們都不能空空放過，

隻言片語，
也不該離開大眾的生活。

我們不需要少數的聰明讀者，
我們要使每個人明白他的職責，
推動，參加，
這神聖抗戰的洪波。

詩人哪！
你是愛說：

月光下的花影，
牠怎樣那麼婆婆？
少女的青春，
悄然地在寂寞裏消磨！
儘管你苦心構思的字斟句酌，
儘管你精益求精往深與處去作，
你忘了你好像個忘形的奴隸，
正向你的主子謳歌！
×××

詩人哪！
你想一想我們的錦繡山河，
如今是在那裏巍然而坐？

我們的父老兄妹，
是誰把他們，
推進了萬丈的漩渦！

詩人哪！
你再看一看！

我們的同胞有那麼多，
咬着牙齒含着淚，
他們什麼話也不說，
便和敵人動起了干戈，
大好的頭顱擲向沙場，
以血肉之軀，
和科學的武器去肉搏，
他們究竟為的是什麼！
×××

詩人哪！

你比我知道的多，

你比我聰明的多，

你比我更會寫更會作！

然而你為了你詩壇寶座，

和你太負盛名的經過，

你固執着，

你藝術至上的詩歌。

×××

詩人哪！

時代的巨浪，

他顧不了許多，

腐舊的殘渣，

它將一齊淹沒！

我為你感嘆而惋惜，

你空空的犯了滿天的罪過！

認清當前的時代吧！

努力於救亡的詩歌！

×××

詩人哪！

救亡的朗誦詩歌，

它需要每一個有熱血，

有正義的讀者和作者，

使它：

廣大的展開！

廣大的傳播！

與全民族抗戰的步調相配合！

×××

詩人哪！

惟有朗誦的詩歌，

才是我們的詩歌；

惟有朗誦的詩歌，

它才能不再是剖白自我的吟哦；

它是：

爭取民族解放，

抗戰的隊伍中，

文化的鐵甲列車。

以上這些作品，大都是他在鷄公山東北中學教書時的作品。那時候，平漢鐵路南段時常遭受轟炸，交通受阻，他的作品，每每不能按時寄到，也不能配合新聞予以發表。當時空軍總部發行一種刊物，名「中國的空軍」，有一個時期編者丁布夫很善於利用時機，當空戰後，我軍打落了敵機多架，取得勝利後，發行號外，並有詳盡而生動的描寫，織成報導文學的先河，也發揮了報導文學的極致。（民國六十六年該刊四十週年時，作者曾應邀寫短文，以誌當年該刊盛況。）我想，抗戰爆發那年年底至二十七年春，是我們空軍最活躍的時期，也是報導文學與朗誦詩發揮功能最巨大的時期。

我清楚地記得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空軍在武漢上空，一氣擊落日本飛機十一架的那樁事實。恰好高蘭先期由鷄公山遷移至武漢準備入川。

那天下午約六時左右，警報解除後，他由武昌來看我，我把空戰詳情給他述說一遍，要他立即提筆寫詩紀念。他在不到兩個小時間，居然寫成一首永值紀念的凱歌。原詩如下：

祖國的天空開了花

不是神奇，

更不是矜誇，

祖國的天空啊！

開了花。

×××

記住這個日子吧！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

他多麼光榮，

多麼偉大！

×××

天空啊！

祖國的天空，

衝進來敵機三十八架，

它要向我們

這羣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

任意轟炸！

它要向我們

這爭自由的

大肆屠殺！

×××

我們英勇的空軍啊！

憤怒的火

燃燒着他的身心，
燃燒着他的兩頰，
燃燒着他的生命，
燃燒着他的馬達。

×××

他為了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
生死存亡

他為了

要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
自由獨立的國家；

似迅雷——一聲怒吼，

似閃電——直上雲霞！

×××

無數萬人仰着頭，

心和眼，

成了無數萬條的鐵鎖鏈，

連續着他，

集中着他，

他！

風馳電掣，

疾翔了三匝，

祖國的天空啊！

已成了鋼鐵的籬笆！

×××

他像一隻飢餓的鷹！

盤旋，

上下，

翱翔，

搜查，

那麼多敵機，

在他看來

不過是一羣烏鴉！

一個鷄子翻身，

颺的一聲疾飛而下，

達達達達達……

機關槍，

一排，

兩排，

三排，

……

「媽的，鬼子！

你不但胆小，

技術也差；

不如送你回老家，

這是你應得的懲罰！」

達達達達達……

×××

爆炸！

爆炸！

爆炸了！

爆炸了！

黑的煙，

藍的焰子，

紅的火花，

灰的炭屑，

白的煙球，

一架，

兩架，

三架，

……

太陽神的飛機啊！

應聲墜下！

滾，

滾，

滾入了泥窪，

自命「紅武士」的尸骸燒成了泥巴！

銀翼蒼雲，

白日青天，

我們的空軍，

又傲然的衝上了雲霞！

×××

看哪！

這又是我們的空軍哪！

舞着爪，

張着牙，

發狂的馬達；

他簡直是暴怒的神龍，

那麼勇猛，

那麼潑辣，

直向着太陽牌的飛機

東衝西撞，

自命的「紅武士」們，

緊咬着顫抖的牙，

剛想掉轉尾巴，

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的射擊手，

就對準了他的尾巴，

達達達達達……

「那裏跑，鬼子！

你滾下去吧！

對於屠殺者，

只有屠殺！」

×××

爆炸，

爆炸，

爆炸了！

爆炸了！

黑的煙，

藍的焰子，

紅的火花，

灰的炭屑，

白的煙球，

……

八架，

九架，

十架，

十一架，

太陽牌的飛機呀！

應聲墜下，

滾，

滾，

滾入了泥窪，

自命「紅武士」的尸骸燒成了泥巴！

×××

銀翼蒼雲，

白日青天，

我們的空軍，

又傲然的衝上了雲霞！

×××

在雲霄裏，

投下個不齒的冷笑，

並沒有說誰是「紅武士」的話，

只問你，

「這是誰家的天下？」

×××

戒嚴令禁不住啣！

成千成萬的人，

歡呼喧嘩；

成千成萬的人，

口講指畫，

有的磨着拳，

有的把兩掌用力的擦；

有的仰着頭揩抹着流淚的眼，

有的在詛咒着自己的老眼昏花；

警士們呆呆的看着忘了職務，

婦女們高高舉起孩子，

任孩子撕亂了她的頭髮；

更有的張着嘴，

樂的說不出話來，

兩手只是向天空亂抓！

勝利！

勝利！

這就是勝利的事實回答！

×××

天空啊！

祖國的天空，

你開了花，

這花他將開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他將開遍我們的中華；

記住這個日子吧！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

×××

這首詩於二月十九日的報上刊出，既把前一天下午兩軍交戰的詳情，描寫得淋漓盡致，又把民衆觀戰的景况也敘述得有聲有色，不到十二小

時之內，就有這麼一篇配合新聞的朗誦詩，可以說發揮了詩創作的最大功能！

報紙一出來，就被羣衆搶購一空。季鸞先生知道了我這高蘭撰寫與趕着排版的經過，着實誇獎了一番。那天社評也是歌頌二月十八日空戰大捷的文章。新聞、社評與副刊互相配合，是從事報業的最高要求。

高蘭之名，因之大噪。還有一篇「武漢，祖國的心臟！」也猛感人，因篇幅關係，茲不多引。

七、靜寧寺時代的高蘭

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我的眷屬隨大公報包船，由武漢入川，暫住重慶下半城晉安堂巷，與報館工人眷屬同住一個大雜院。我個人於十月初向郵局請假去新疆探訪。十月廿五日武漢淪陷。等到我那年十二月由迪化逕飛陪都時，由武漢及沿江一帶的公私工業事業，仍在遷徙中。這就是那部美國電影（大地？）中，描述我抗戰時期如何把沿江工業以拖船拉綽的笨重交通工具向後方遷移的寶貴鏡頭。

高蘭知道了自新返渝，也來信報告他們學校由河南遷徙威遠的情形。他說：「這兒雖然生活條件更艱苦，但正如它的地名寧靜多了。課堂在大廟正廳、兩廊廂房，也是教室。住家就在寺後頭。」

我一直與他保持通信。這個期間，他先後又發表了「鷄公山」「日本勞苦大眾戰鬥員」「新中國的空軍」「滅亡」「這一年」「送別難童」

「立下最後的誓言」等文。他所寫「我的家在黑龍江上」大約完成於三十年底。所寫「悼亡女莎菲！」約在三十二年春。這兩篇朗誦詩曾遍傳一時，不但學校，工廠以及公私集會上常有人拿它作為朗誦的資料，在人們閒談中，也常常談到這兩篇文章；甚至於有人因此猜疑到抗戰初起時的「東北流亡三部曲」即首句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些歌詞是他作的，其實並不是。後一首是寫他的女兒（七八歲）莎菲得肺炎致死的經過，描寫父女之愛、抗戰時期醫藥的缺乏以及種種困苦情形，文詞哀婉動人，令人讀了，無不付予重大同情。

因為他所住地方在自流井西北，深入內地。因此二十八年「五三」「五四」重慶大轟炸後，一時人慌無智，我竟沒事先得到他的同意，要把眷屬疏散到他那兒去。當眷屬乘船到瀘州以後，才知道由自流井到威遠靜寧寺無路可通，須到敘府（宜賓），再乘滑杆前往。護送的親戚王建蘭女士乃打電報問訊去止，我才臨時決定讓她們改去江安，投奔江安國立劇專的老師吳祖光、曹禺，以及同學喬竹君、傅綺萍等。因為這些人在武漢時代早已認識，並且有來往，尤其是傅綺萍經常在我家走來走去，因為那時隸屬中製。中廠址在楊森花園，屬於我所領導的漢景街郵局範圍，所有廠內明星、演員們都在我局中立有帳戶。我是她們的帳房。

後來果然改為疏散江安。高蘭接到我的信，已是一週以後的事。當時該地既不通電報，又無其他捷運系統，只有快信可通。所謂快信，也是靠水路與旱路聯運，到達後較平信先投遞一班而已。我的眷屬在江安停留半年，又回重慶，不在話下。

八、高蘭任職山東劇院

東北中學校長，自北平、鷄公山，迄靜寧寺，一直是由王漢偉擔任。王氏黑龍江綏化，號萼章。行憲後任立法委員迄今，現在與筆者同住內湖大湖街。雖然比隣而居，衡宇相望；我也欽佩他的文章與恬淡生活，他也知道我與高蘭的關係；但彼此沒談過高蘭的事情，但我每次遇見他，無不想起東北中學的歷史與高蘭這個人。因人思人，這是常情。所謂「相逢何必問名姓」寫文人甘寂寞，不道破一段歷史存在二人心間，豈不比說出來更意味深長？

大約民國二十九年左右，王漢偉辭職，校長另易他人。高蘭隨着離開東北中學而來到抗戰首都。他住在化龍橋，在幾個中學裏兼課。那時候好像沒有所謂專任與不專任，只問教多少鐘點而已。因為他有文名，爭相聘請他的，頗不乏人。有一天夜晚，山東省立劇院院長王泊生、吳瑞燕夫婦到我家白象街住宅找我，要我介紹高蘭在他學校裏講課，我一口答應，隔一日我請高蘭直接去與他接洽，馬上他就被聘任了。從此後，他不但教課，並發揮他所長，參加改良國劇工作。因為他在北平上學時代，幾乎長時間裏在戲園子裏泡，抗戰前北平大小名伶他無不熟稔。他也唱兩口兒，他學的是架子花，他登台唱過「坐寨盜馬」，他飾寶爾敦。

他到了山東省立劇院（後改國立試驗劇院）。

地址由蒼坪街遷至中一路。真是如魚得水，一切得心應手。泊生也以聘得他任教為榮。從二十八年迄抗戰勝利，王泊生領導的劇院，可以說是陪都最大安定力量之一。因為市民整天價處在日機轟炸威脅之中，人心惶惶，極度不安，如果沒有一點娛樂事業，調劑生活，其精神所受壓力將更甚；幸有此劇院，每晚演出一場戲，其初在蒼坪街時代，只有三百個座位，場場客滿，移到中一路後就有七八百座位了。但說好，一旦遇警報發佈，即停演，如在一小時後解除仍續演，超過一小時，即不再演，但次日入場券仍有效。蒼坪街時代，我就遇到過多次，看着看着，「嗚」的一聲警報器響了，趕快去躲防空洞，等警報解除了，再去聽戲。那時候，誰也沒有「罵」這種行動是不愛國的，因為人人在長期恐怖生活下，娛樂反成了鎮靜劑。

王泊生是一位國劇「革命家」。他編的「岳飛」，就是採用分幕制。「打金磚」也與傳統唱法不同。那時，他擁有的名角如趙榮琛、郎定一、鄒際生、鐵錚等都是名噪一時，教育家、國大代表張希文女士曾有一個時期在他那裏擔任過訓導工作。王泊生曾於三十六年競選過河北豐潤縣的國大代表，好像是候補，但他未能逃出鐵幕，可惜之至！

九、大公報宴席上的自我朗誦

自從戰後朗誦詩興起，全國一片朗誦聲。不只是高蘭所寫，也不只是後方，也不只是大集會有朗誦詩的節目，前方演劇團、歌詠隊無不有朗誦詩的節目；連私人家庭聚會，也有朗誦詩的安

排，以代替飯後餘興。可以說，到處是朗誦詩的天下。規模最大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端午第二屆詩人節，在慶祝大會上朗誦的內容是屈原所著「離騷」。

白天由郭沫若主席，朗誦者是名演員舒綉文與張瑞芳，晚上是潘農主席，朗誦者是光未然。白天因為是女性明星，把中一路上的「中蘇文化協會」院內院外擠了個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晚上，因有燈光、音樂、佈景也招惹了不少青年人來聽。光未然那次是背誦自己的「黃河之水天上來」（也在戰線發表過的）在效果上，晚上勝於白天。

這些消息都曾刊載於報端。季鸞先生那時候健康情形尚好。有一天，他跟我談話，意思之間很希望聽聽詩歌朗誦，我說：「好！改天請張先生賞光。」季鸞先生之愛護作家自大公報於十五年接辦起，就特別顯著。如儘量刊登作家來稿，如提高稿費，如專闢「文藝」週刊，如辦理「文學獎金」等等，無一不表示他與大公報對作家的重視。在他逝世前，曾兩度命我開列貧苦作家名單，以便他向中宣部代為轉求救濟。兩次至少包括五十餘人，其中也包括了若干共黨作家，如茅盾、胡風等都拿過中國國民黨的救濟金。不過名義上不叫救濟金，叫作「預支稿費」。季鸞先生不但要中央幫助作家，大公報如遇到病患作家也不吝救助。我奉命辦這種事，已不知多少次。後來凡遇到這種事，給曹谷冰兄說一下也可以。

自武漢以來，我也不知多少次帶領作家去拜晤他，他也無不樂於接待。這次他既有此意，我當然更高興。恰好高蘭剛發表了「我的家住在黑

龍江」，已引起讀者普遍的讚賞。因為它不但包容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情操，更脫出窠臼有了新的意境，所以被人欣賞。恰好李輝英、姚雪恨、田濤、碧野等也自第五戰區到重慶，我便正式發帖，以我個人名義，邀請編輯部全體王芸生、孔昭愷、趙恩源、徐盈、子岡等及經理部重要人員曹谷冰、袁光中、李清芳等二十餘人，作我的客人。我特別稟明季鸞先生，我要作一次東，（在武漢時代，我常常請報館中人大宴小吃，因我係兼職人員也。）當然他是主客，同時說明飯後由高蘭朗誦自己所作「我的家在黑龍江上」。季鸞先生聽了喜悅非常。

宴客地點是道門口銀社（銀行俱樂部，是西餐館）約共三十客。我不甚記得每客的價錢，大約是五元法幣一客。法幣雖然已比二十六、七年貶值了許多，但還不厲害。我那時郵局月薪與報館月薪加起來，有六七百元的收入，所以這頓飯要花費我月入四分之一的代價，也頗值得。

屆時，我首先把季鸞先生介紹給所有作家，又把報館同仁一一加以引薦。報館同仁雖然讀過作家們的許多文章，却未見過面；作家們對報館同仁的大名，雖早已久仰，却未識廬山真面目。經過我的一番溝通，彼此存注了真實印象，有的驚奇，有的文如其人。「原來他就叫×××」，「不禁在每個人心目中打了個「知」號。」

我訂的是最豐盛的西餐，有冷盤、湯、兩道菜、點心、冰淇淋及咖啡等，並有大麴酒助興。我也簡單致詞，說明介紹作家朋友們給報館同仁見面。又把每一位作家現在的崗位介紹一番，尤

其是對剛從前方來渝的幾位表示特別歡迎。

接着季鸞先生也講了話，他說，這頓飯本應由報館作東，可是紀澄兄堅決要作主人，就讓他去，所謂不吃不快！他又對每位作家的作品稱讚一番，並望繼續給大公報幫忙等語。因語氣誠懇，雖簡短却極動人。

席間，曹谷冰及王芸生二兄也講了話。李輝英、姚雪垠二兄也報告了在老河口工作狀況等等。彼此敬酒，也頗為熱鬧。

到菜已吃完，快上咖啡的時候，我就請高蘭準備起來朗誦。我首先加以介紹，然後大家就屏息着聽他的朗誦自己的作品。

高蘭雖是東北人，却沒有絲毫地方語音。又因為他在北平多年，他自幼兒愛好話劇及國劇，又是敬國文的，對於讀字與音韻，十分講究。而聲音宏亮，音色感人與優秀話劇演員，可以媲美。他不但把每個字，每個辭彙送入聽者的耳鼓；而每句詩的感情，他也能予以適度的表達；所以

在他朗誦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吸引住每位聽眾的注意力。似乎每個人都被他引入了他的詩的境界，朗誦完了，大家鼓掌。

季鸞先生並且立刻站起來講話。他除稱讚高蘭朗誦技巧外，並且說：「我今天才知道新詩不但可以讀，還可以朗誦；朗誦的效果，比讀更大。這真是時代之聲。盼在座的作家們，用不同文藝方式，努力報國。」
大家真是盡歡而散。
(未完)

中外文庫

文史論叢

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一評譚嗣同仁學一一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一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一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一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一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一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一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一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一俄國兩大大文豪的絕交一再論文學史的方法一論諸葛亮一屈原底追念一秦始皇論一談謝靈運一論關羽一韓愈論一柳宗元論一岳飛一曾國藩論一談彭玉麟一李香君一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一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一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台幣柒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叁拾元 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的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啟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叁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零肆元。